

时代汉典

一部震撼人心的中国期货小说
一部中国小说里独具中国气魄的小说
一部史诗式的纯文学先锋小说

牛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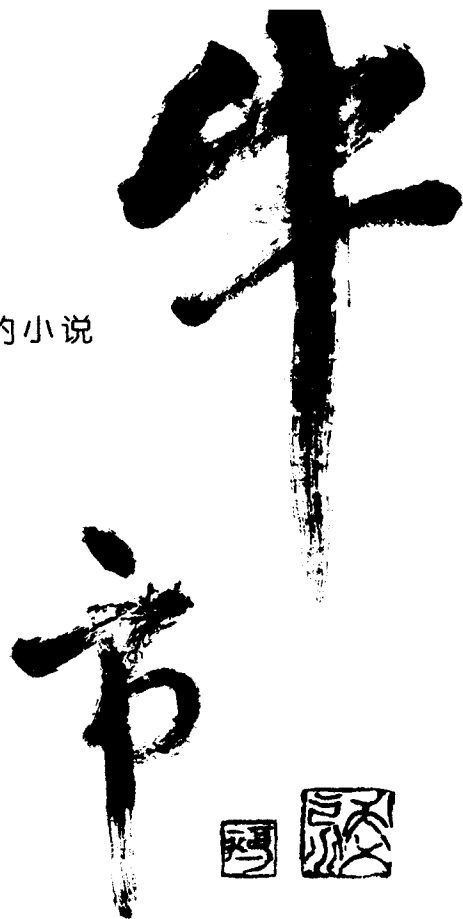
NU SHI

SHIJI SHIJI SHIJI

袁亚鸣 著

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一部震撼人心的中国期货小说
一部中国小说里独具中国气魄的小说
一部史诗式的纯文学先锋小说



袁亚鸣 著

④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牛市/袁亚鸣著.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7. 12
(时代汉典长篇系列丛书; 1)

ISBN 978-7-80675-576-1

I. 牛… II. 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91407 号

丛 书 名:时代汉典长篇小说丛书

书 名:牛 市

著 者:袁亚鸣

策 划:铁 山

责任编辑:丁永才

装帧设计:天上之水文化传播

出版发行: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直销热线:0470-8241422

印刷装订:北京市通州京华印刷制版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787×1092 毫米 1/16

字 数:420 千字

印 张:22.5

版 次:2008 年 1 月第一版

200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80675-576-1/I·330

定 价:3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市场是一种永恒的精神

上世纪初期,美国作家德莱塞继《嘉莉妹妹》、《珍妮姑娘》之后写出了震撼文坛的“欲望三部曲”《金融家》、《巨人》、《禁欲者》,欲望三部曲获得了“伟大的美国商界小说”的赞誉,德莱塞被誉为“美国小说里最有美国气魄”的小说家。欲望三部曲的故事本事来自19世纪90年代芝加哥资本家查尔斯·T·耶基斯发迹史,德莱塞从粗俗、贪婪的金融巨头们身披甲冑互相厮杀的事迹中敏锐地觉察到那个时代美国精神的“普遍状况”,他把他们的生活写成了笔触粗犷的史诗。其实,我们今天也生活在一个异质力量不断析出、社会转型正在发生的时代,无论是野蛮还是优雅的,无论是血腥的还是温情的,都有无形的力量在左右,小说如何能活生生地记录这无形的力量?

中国需要自己的德莱塞式作品。

《牛市》就是一部这样的小说,一部金融商界小说。在中国行业小说不发达,很少有非常专业的行业小说问世,作家的知识面和生活会无法支撑这种写作。《牛市》关注当下社会的真实状况,不是从简单的普泛的所谓“日常”出发,而是从这个分工日益复杂的社会中选择金融这个瓶颈行业,依靠真实案例来写作,反映当下中国急剧变革的最真实、最前沿的状况,这是非常难得的。前现代社会分工少,社会的一般状况可以通过普通日常表现,但是,现代社会是建立在复杂多样的社会分工之上的,分工的发达导致“普泛日常”的消失,基于这种分工之上的当下社会也已经不存在一个“普遍的状况”、“一般的状况”,即使是有这种所谓“普遍的状况”、“一般的状况”,它也是存在于那种细分的行业性状况之中的。老实说,我已经不相信有什么小说家能通过描写“日常”抵达“本质”。

《牛市》的成功可能得益于小说作者对期铜交易的熟悉,小说围绕期铜交易塑造了以赵部长、陆处长、云中、郭欣、阿毛、历亚萍、王勇、顾培富等多空对峙双方人物群像,通过这些人物,小说把政府力量、市场力量交织,金钱纠葛、感情纠葛交织,个人力量、组织力量纠葛的大氛围、小环境营造得逼真翔实,可以说《牛市》为期铜交易画了一幅文学全景图像,有了这幅图像,我们这个时代,金融生活的最重要真实可以落字为安了。

从某个方面说,《牛市》是一部需要导读,但是,注定了又不可能导读的小说。一方面是阅读《牛市》需要一定的期货贸易知识,这个可以导读,但是另一方面《牛市》又需要对我们正在经历和刚刚经历的期铜事件保有相当的了解或者体悟,小说的批判性根源来自于此——市场是如何作用的?而人又在其中承担了什么样的功能?如果没有这种背景的认识,我们看到小说中的人物,他们被杀也好、落狱下牢也好、落荒而逃不知所终也好,我们就都只是看到了皮相。当然,小说并不只是停留在行业操作的基本面观察上,而是深入开掘到人性深处,《牛市》是行业小说,同时是深入的人性小说,从中

可以看到爱、恨、情、仇，人性遭受金钱，而且是赤裸裸的金钱的锻打，一分钟之前还是亿万富翁，一分钟之后就是阶下囚的命运捉弄，性欲和财欲交织，计谋连环套——螳螂捕蝉式的机关，这些都是好看的，同时也发人深思的。

小说在市场和人性的关系上切入很深，它首先是一部人性剖析的小说。小说中有一段关于王勇的描述：“王勇来临的时刻，行情的转折已经显出了迫不及待的神色。多头一次接一次的放量拉升和多头更猛烈的大笔抛盘导致了盘面大幅的震荡。尽管行情还在不断地创出新高，但这时候王勇已经深刻意识到了行情即将分崩离析的深刻内涵。他认为最为基本的要素正在转换，减息和战争的平息使对冲基金需要寻找新的机会场所，而股市此刻正充满了极大的诱惑力。因此，他在云中依然还在冒死继续做多的时候，已经开始暗度陈仓，悄悄地把资金开始大批撤离期货市场。但是巨大的仓位和云中以及其它人的战略联盟又让他不敢贸然行事，他必须调度外围更多的资金顶替出他的资金，从而成功地出逃。在期货行情逆转的时刻，会有无数的盘子不计成本突门而逃。但出逃的门只有一扇，宽度也是固定的，因而到了真正出逃的时刻，许多人不是死于行情，而是夺门而出时被昔日的同盟者践踏而终。”小说写到“期货之道决不只是一种行情的搏杀。他意识到，游离在行情之外的人际之争实际上才更为重要和更为凶险。这种发现让他觉得做期货的人的脸上都像做了化装术，因而要想对付化装术后的人，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也去化装。”在作者看来，市场的种种怪象，都是由人性的怪象做垫底的，市场本身是中性的，而人性却是深藏种种矛盾的，市场会调出这种吊诡的矛盾，让这种矛盾暴露得更充分，因此，小说《牛市》的高度高于一般的关于当下社会的批判小说，他们把市场看作是罪恶的根源，而没有看到真正主宰市场的是人性，人性才是市场幕后的推手——扭曲的人性带来扭曲的市场，扭曲的市场杀人，而背后的真正黑手是人性。

《牛市》让我们自然而然地联想起05、06年之交的国储铜事件，国储铜事件到底是谁的错？刘其兵在伦敦金属期货交易所挂了数千手铜期货空单，最后遭到国际基金的逼空导致重大损失，与之对应的是上海市场期铜价格也翻云覆雨，巨大的上下腾落之间，几家欢喜几家愁，多少公司就此烟消云散，多少人为此送了性命。不过，读者不应把这部小说看作是影射文学或者是纪实文学，《牛市》是一部真正的纯文学作品，它要的是事件背后那起支撑作用的力量反思。

小说借人物之口，这样写到：“期货是一种永恒的精神”。而我则说：市场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任何人，试图通过扭曲市场、操控市场而赚取扭曲和操控的钱，最后的结局必然是被市场扭曲和操控。现在的根本状况是：我们还没有学会尊重这“永恒的精神”，无论是在政治的集团层面，还是在个人的私利层面，我们始终没有适应这种现代分工之下依靠市场调节而有秩序地生活的状况，相反我们总认为人的意志、力量可以战胜这种调节，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没有我们有形的手利害。我们人为地设计了有特色的股市，结果是长期以来股市变成了大股东圈钱的机器，我们人为地设置了乡村和

城市二元房地产架构,结果是长期以来,中国城市地产以不可思议的高价格抽走了居民改革开放以来赚取的劳动收入,农民则因为地权不平等承受着为城市化贡献土地的代价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地产升值的好处——一句话,我们一直都拥有把市场看作是怪兽的悲情,但是,我们从来不曾拥有战胜市场的力量,上帝没有赐予我们这种力量,今天经济失衡、城乡以及贫富差距扩大的状况,就是这种悲情的结果。

《牛市》具有很高的文学性,它照见了中国行业小说的前景,《牛市》是中国行业小说起步阶段起点很高的作品。过去之所以专业人士不看好行业小说其根本原因是行业小说的粗制滥造。《牛市》在写作上充分利用了各种现代写作技巧。《牛市》的题材具有特殊性,现实指涉性很强的作品在中国其写作的尺度是很难把握的,《牛市》采用了虚实相生的手法,利用魔幻现实主义技巧,给人物的形象和行为抹上了奇幻色彩,例如:“阿毛突然加快了大型麦秸画《黎明》的创作速度。在辛店文化保护区正式开放时,正好被鸟嘴学者胡汉山出资购入保护区收藏,《黎明》就此成了镇区的宝藏。”又如:“云中边听他在电话里说着,边看着无数蜘蛛正在老屋的房梁上撕裂着一只死蝙蝠的肌肉。他一只耳朵在听王勇讲话,另一只耳朵在听蜘蛛唱时尚的歌。它们在撕裂陈旧尸体时露出的无声而坚毅的热情让人震惊不已。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老屋缘何经年不用打扫的原因了。屋里也许只要有一点点肉的腥气,就会被它们侵掠得一干二净。‘今后会不会吃人肉’。云中有些局促地对着话筒说道。他看见那些时尚的动物在顷刻之间已经饱食远扬,在他面前消失得无影无踪,只有那些干净且闪亮的蛛网轻微地颤动着曾经的血腥,并在那里潜伏着下一次猎杀的眼神。”这种技巧的应用已经构成了整个《牛市》的写作风格,带来了《牛市》特殊的批判基调。其次,《牛市》的语言是丰满而具有诗性的,尽管我本人越来越喜欢巴尔扎克式的写实语言,但是,毋庸置疑,《牛市》的诗性的想象力丰盛张扬的语言,给我们带来了一场丰饶的文学性语言盛宴,诗人品格帮助了作者,这个小说充满了诗性的张力,抽阅任何一段,其文字都能让读者感觉到诗歌般的华美,长篇小说语言能如此精致和华美,这是非常难得的。

德莱塞的《欲望三部曲》一共是三部,《牛市》也是三部,这是巧合么?也许我们可以说,《牛市》是中国的德莱塞式作品。我但愿读者能从中得到自己的结论。

2007-11-3

于上海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葛红兵

第一部

三月的江南，春风温煦，催人入眠。送走王跃民的时候，川大觉得王跃民来找自己的目的是为了探听这里的消息，而所谓赵部长领头做空的传说只是一种猜测。因为赵部长是陆处长的上司，他要有什么行动，陆处长会更清楚。陆处长没有说，可见未必是真。可仔细一想，陆处长已经快半个月没有消息了。而半个月，在期货市场上已足够发动一波翻天覆地的行情了。

在陆处长失去消息的那几天，市场上三个月主力月份的期货行情发生突变。川大发现自己帐上的赢利，转眼之间已全部化为泡影。转换既突然又猛烈。三千万啊，说没有就没有了。好像人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只迟疑了一下，钱就没了。钱的那种失去方式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轻飘飘的，好像并没有失去钱。三千万，要是都拿现金往长江里扔，都要扔几天。你还可以假设，三千万能买多少辆奔驰车，等于一个何等规模的奔驰车队开进了黄浦江。只有这样一想，你才会心疼。心疼的时候，悔恨当初不如拿这些亏掉的钱去买了这些车送人。但现在，川大这种失钱的方式不是现金，场面没有那么多兴师动众，只是心间一种微妙的触动。心里的一个念头。心里有了念头，一个指令，正确与错误，分秒之间就体现出来了。这样的方式有一种滞后性。你要在事情过后才会追悔和回忆。回忆，就是让人去追根溯源，追溯那些钱的来历，结果却更让人模糊。模糊得让人感到失望，觉得自己正在陷入往事的陷阱。

面对帐户上的变化，川大心间微妙的触动渐渐演变成为一种麻木。在麻木中，他发现自己的帐户不但在失去赢利，而且还开始出现了亏损。这种转换到底何时开始，又如何生成的，他感到一片模糊和茫然。这以前，帐上的一切仿佛都是一种虚拟，而只有到了实际亏损，并又要从口袋里往外掏钱增补保证金的时候才让人大吃一惊。亏损时隐时现，要是不及时采取措施，

很可能会出现更大面积的亏损。可要采取行动，必须得到陆处长的指令。没有陆处长的指令，他不能擅自处理仓位。

但陆处长就像被绑票了一样，突然之间就失去了消息。

按照他们的约定，在联合行动其间，他不能主动去找陆处长。既没有指令改变被动局面，又不能主动采取行动来遏制不利结果的蔓延。按照常人看来，这等于在等死。那时候，陆处长没有消息，等于群龙无首。很多一起做多头的人已经平仓出局，有的还反手做了空头。但是他们见了面，还照样心照不宣，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对持仓依然信心十足。

川大不是那种束手无策的人，他知道自己完全有把握变局的能力。但是做多一方面是他对行情独立判断的结果，也是他一贯崇尚和采用的操作方式。相比而言，他觉得自己做多头更加得心应手。而且几次操作，都是多头带来了丰厚的赢利。更重要的，这次做多他和陆处长有约在先。他决不会为了眼前的困境而背信弃义，放弃做多去平仓。但同时，没有了陆处长的消息，他也不甘心就这样坐以待毙。毕竟，那些都是白花花的真金白银。是他自己无数个日夜的操劳所得。于是一方面他要等待陆处长的消息，另一方面又要在等待中积极做好应付最坏局面的打算。

在后来行情更为险恶的日子里，资金成了他最头痛的问题。事实上所有的事情最终都可以归结到资金问题上。但陆处长在的时候，他就不用过多地考虑这个问题。陆处长会告诉他如何如何调度资金。但现在陆处长没有消息了，他非但无法找到新的资金来源，而且他还想起自己还欠陆处长公司好几千万往来款。说是往来款，实际上就是陆处长无偿借给他的钱。

无奈之下，他不得不把自己本来积聚起来准备开厂的资金调了出来。那是他可以掌握的最后一笔资金。而且，他还找过了银行行长郭欣。要是实在顶不住，就向郭欣借钱。但是郭欣的答复似是而非。要是他一直坚守多头阵地，最后的结果如何，实在难以预测。

他在一种时隐时现的焦虑中等待着，最后等来了陆处长成为通缉犯的消息。

但就在知道陆处长消息的那天晚上，他像看到了盼望多时的信号弹一样，急切而果断地连夜赶到了辛店。辛店是他的家乡。在后来回忆中，川大已经完全想不出自己那天要回辛店的目的。而在那次回家乡其间，特别是见到陆处长之际，他对行情的记忆突然成了空白。

那些天，远期行情的报价实际上已经非常吃紧。空头几天来接二连三地发起了阶段性的冲击。期铜的价格已经从 20800 打下来，逐波下探，接近了 18000。其间多头也时而会有反弹，但那些反弹根本不像样子，而且力度有限，稍纵即逝。关键是，行情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半点止跌的迹象。自己必须全力以赴，根本开不得半点小差。一旦跌破 18000，等待自己的又将是两到三千万的资金缺口。要是无法弥补这个缺口，整个盘子就将爆仓。爆仓，意味着他数以亿计的资产将付之东流。

这些日子以来，为了专心一意地针对行情，他已经关闭了所有对外的电话。只留下了和陆处长单线联系的那部电话，每天 24 小时开着。现在正是

那个电话，传来了陆处长成为通缉犯的消息。

陆处长成为通缉犯的消息好像并不突然，更像意料之中。他听不出那个给他通风报信的人的声音，他甚至连一点答话的意愿也没有。但是那个电话还是留给了他事后无穷的遐想。比如，自己的这个电话号码为什么会落入这个人之手，是如何落入这个人之手的等等。最重要的，就是这个人的声音听上去还似熟非熟，让人疑窦丛生。

川大放下了电话，立即开车赶往辛店。这时候，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他忘记了行情，忘记了瞬间就可能使自己身临破产危机的期货行情。冥冥当中，仿佛有着一一种神秘的力量，正牵引着他，让他身不由己地踏上了归故乡之路。

到达辛店的那天晚上，月色迷人。过度的安静仿佛在盛装等待着某个重大时刻的来临。月色朦胧，没有风。那还是一个奇异的夜晚。他觉得自己辛店的日子，可能就只有那一个晚上，自己竟没有见到一只他熟悉的那些辛店蝙蝠。

夜半时分，川大依然无法入睡。他熄了灯，看着月色越过玻璃，开始浸润到他的脚和身体上。玻璃上有了响动。那个时候他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张熟悉的面孔会在此刻压缩成一盒透明的果冻，扁平地贴在他的窗户玻璃上。他疑惑地欠起了身体。到处是月光在黑暗中阴森森的银色斑点。

月色下，那张脸在玻璃上横亘着，现出没有逻辑的皱纹。眼睛像乱麻丛中的绿豆，闪出不可思议的光泽。但即便如此，川大也能一眼看出，那是一张他熟悉的面孔。

但不等他喊出名字，便忽然传出了一声惨叫。那张脸上的表情痛苦不堪。随着皮肤在玻璃上难听的磨擦声，那脸开始了在玻璃上艰难的移动。他急忙冲过去，把脸埋在窗帘里，像窥探别人的私情那样，侧着脸看见了一幕让人惊异的景象。

他看见自己的爷叔根大，正弓箭步用木的耙犁撑住了一个人的肩颈。根大有节奏地使着劲，嘴上沾着镇邪用的黄裱纸，发出哼唷哼唷地低嚎声。那个人显然没了劲，头都耷了下来。川大闷喊了一声，根大手一松，陆处长便瘫软倒地。

根大听见他的喊声，手上又用了用劲，再一甩，等陆处长人一落地，他紧跟上去就是一脚，然后把嘴里的黄裱纸糊在陆处长背上。随后他走进屋来，把嘴靠近川大的耳朵说道：“这是无常鬼。他趴在你窗户上半天了。”

川大看清是陆处长，心里瞬间闪过一种莫名其妙的踏实感。他欲言又止，最后放弃了和陆处长说话的机会。他拿出一个信封，对根大说：“我的朋友，你替我款待好。”他说着就走了。连夜就走。连一句话也没有与陆处长说。

此刻他又记起了风云变幻的行情。原来他以为自己见到了朝思暮想的陆处长之后，会像受尽无穷委屈的孩子那样对他倾诉。但他没有想到，自己躲进窗帘看清陆处长之后，已经不可能再对倒在地上的陆处长说些有关行情的话了。那时候他已经再清楚不过，行情已经与陆处长无关。行情，正成

为他的行情。他已经指望不上别人了。

根大歉意地搀起陆处长，在川大离去的汽车声里，低头看见信封里放着一叠钞票。

直到当夜离开辛店，川大才知道自己来辛店的目的，就是为了接应陆处长。但是见到了人又不愿意见面。本来接应完毕，自己已经十分踏实，但离开辛店之际，他觉得自己心头还是沉重不堪。

事实上他和陆处长并没有什么约定，但是他们的行动却显示出一种良好的默契。严密而有序，一点没有逃犯和窝藏者特有的慌乱。很久以来，川大一直认为陆处长与自己的遭遇是一种天意。他们的每次聚合总是伴随着某种神奇的变故。

七年前，他和陆处长同住了一间病房。陆处长不是当地人，出差的时候突然病了。而他本来不要住院的，要住也会住单人病房。可那一天，他在常规检查的时候，在肝上发现了可疑的黑点，为了等待会诊医生的到来，他被告知住院。医院里那一天开刀病人多，这样一来他就被安排进了陆处长的病房。三天后他被确诊，黑点只是机器的一次误读。但是他和陆处长却成了莫逆之交，从此开始了大宗金额的有色金属进出口贸易生意。而且他一直占用着陆处长公司的数千万元资金。两年前，他对期货还一无所知。他邀请陆处长来吃河豚，他邀了三年，才等来了陆处长。但陆处长带来了赵部长。正是那次历史性的会见，让他找到了按他自己的话叫最适合自己的生意：做期货。

做期货让他兴奋不已。他不止一次地在亢奋中独自喊道：“四两拨千斤，世界上还真有这种生意。”但正是这种生意，两年来使他一路高歌，成了当地最负盛名和实力的企业家。而在若干年中，他与陆处长的每一次相遇，都造就了他不同时期的商业奇迹。

那么这次与陆处长遭遇，对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呢？

陆处长是带着他一步一步地走上了生意之路的人。在他的印象里，陆处长就是他的恩人和朋友，是他的依靠，神圣不可侵犯。他曾经不止一次地想到了自己的晚年，自己和陆处长一起在夕阳下喝茶叙旧，身旁子孙满地打滚的情景。有一次他竟然在这样的梦里笑着喷出了口水。但是现在，陆处长一夜之间成了通缉犯。说通缉就通缉，对这样的事实，他曾有一种第三者隔岸观火的感觉。现在他把陆处长放在了辛店，一方面因为远离犯罪现场而使自己觉得陆处长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一方面却心事重重。但又不能确定自己在担心什么。

他开着汽车从辛店出发，他要连夜赶回城里。他的车在星夜的路上奔驰，他的思绪也随之斗转星移。

在陆处长来到辛店的那个晚上，空中没有一只蝙蝠。川大疑惑地仰望天空，感受着几十年如一日，飘散在辛店老屋上空湿润而暧昧的气息。陆处长就这样被安顿下来。他对陆处长居在辛店老屋的存在，有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焦虑感。他时而减下车速，忧郁着自己是否要再回转车去，和陆处长守在一起。

辛店老屋是地主许麻子的旧居,当年是这一区域里最豪华的居所。而当年的赤脚医生金发说,是一次十分离奇的蝙蝠之祸,让辛店人集体选择了到辛店河对岸的迁居。

那是一次连续一周的蝙蝠之祸,人们发现全世界的蝙蝠都在向辛店聚集。到了后来,人们在蝙蝠密集的覆盖下已经无法分清白天和黑夜。最让人恐怖的是,村里的小男孩接二连三地失踪,而辛店老屋的主人,地主婆尤老瘪全身赤裸地被绑在一颗古树上。但是人们发现,她的身上并没有任何固定她和树身的绳索。无数蝙蝠歇在她的身上,人们已经无法分辨出她身体本来的颜色。随着她舌头有节奏地伸缩,人们看见血浆正按照她的节奏,从地上的童尸身上不断升起,闪着红光,在她张口之际从空中弧形而至,落入她已经无牙后黑洞洞的嘴里。在浑沌的世界里,鲜红的血浆时隐时现,在空中不断耀现的红色光瓣,映照出地上零乱而肤色惨白的童尸。血腥的风已经凝固,大家惊异于世界的无声。安静让人疑惑不已。

实际上,早在这次蝙蝠来临之前,人们就记得地主婆尤老瘪已经死过多次。除了她在那次偷吃生猪肉而遭到大队书记毛狗致命的袭击外,在地主许麻子砍杀了川大的父亲失踪后不久,尤老瘪就被人捉奸在床而上吊死了。

老辈人都说这是地主婆尤老瘪招来了蝙蝠,并且要用村里男孩的血来换取她的来生。于是人们开始了迁居,最终到川大长大的时候,辛店老屋及附近的老街区已成为一块被废弃的荒地。

汽车驶过老屋和新街区,驰向正在开发的工业区。这样辛店河边的那座宋代石塔就出现在了她的面前。可能现在村里已经没有人还能说得清那座石塔出现的起始年份。但是石塔离奇的塔影,却仿佛又把他带回了昔日的岁月。

宋代石塔矗立在辛店河畔。川大后来在辛店投资了一个铜厂,铜厂就建设在那座石塔的侧后方。这样石塔就矗立在他的厂门口,一如既往地每个夜晚,奇异地在地上留下了有违常规的塔影。说是有违常规,是说它的塔影终年在地上现出着一个类似蝙蝠的形状。有月亮的月夜不去说它。到了刮风落雨,乃至乌云弥漫的黑夜,它还依然故我地像舞台上的一束追光,在地上斑驳地投射出银白色的光环。塔影永恒。它每天的区别,就在于投射在地的蝙蝠的形状,在不同的日子里会现出各不相同的残缺之影。

一度时期,宋代石塔还与辛店人金发后来失去五官的铜像一衣带水,被辛店河环绕着,在厂门口交相辉映,成为铜厂鼎盛时期的辉煌标志。除此之外,川大还相信,在石塔的基座里,有一个历史悠久的蝙蝠窝。他觉得这应该是辛店最古老的蝙蝠窝,那里面终日克洛克洛地发出着稀里古怪的响动。

就在这座石塔底下,当年他看见了辛店地主的小老婆尤老瘪,因为偷吃生猪肉而被活活踢死的场面。

尤老瘪唱过戏,她的嘴在多年之后依然让他记忆犹新。那一年大炼钢铁,村里不光集中了所有的人,还集中了所有的饭锅。那些饭锅砸碎后集中起来,被上级要求冶炼成可以造飞机大炮的原料。发生变故的那个月,直到下旬村里才分到了两斤肉。但是当天晚上,那块让全村人盼望了几十天的

肉却在集体食堂里就不翼而飞了。实际上在当天,就有人看见了先是两只,后来越来越多的麻头苍蝇围绕着尤老瘪开始了长达数天的盘旋。但一直等到村里人骂得十分疲倦的第四天晚上,她才在黑夜的塔影里从怀里拿出了那块被体温捂熟的肉来。尤老瘪唱过戏,好像想塑造一个舞台特写一样,在四周漆黑的银色塔影里,有些迫不及待地啃吃起本属于全村人的食物。她的举动不仅招来了无数干瘪的苍蝇,让它们密密麻麻地覆盖在她身上,而且接近腐烂的肉味还唤醒了整村已经熟睡的人们。他们直着梦游般的眼睛,流着垂涎从四面八方向她围来。大队书记是青大的父亲毛狗。毛狗用炼钢工人的翻毛皮鞋一脚踢凹了尤老瘪唱过戏文的嘴,使她的脸在顷刻之间,变成了一个码头上用来起吊集装箱的锚钩。但即便到了此刻,那些已经变得油亮无比的苍蝇却依然不肯离她而去。它们要到尤老瘪的身体像一座吊桥那样在辛店河面上形成180度的状态时,才会化作一缕淡蓝色的烟雾,恋恋不舍地从她身上散去。

汽车离开了辛点,在平原上的移动更加迅捷了。

后来直到川大被判处极刑后,他所乘的死刑注射车路过此处时,他才知道了这座几百年前就修建在他厂门口的宋代石塔已被迁移。石塔被鸟嘴学者胡汉山迁移到他投资的辛店文化保护区内。在石塔迁徙的时候,人们发现了基座洞穴里足以见证历史的蝙蝠木乃伊。除此而外,铜厂倒闭前失踪的金发铜像的头也留在那里。但那时候,金发头像上的五官已经全部消失,面部成了一块锃亮的镜子。

川大在囚车一度缓行的时候,他发现了宋代石塔在远离了辛店河之后,因为缺水而露出了植物般枯萎的迹象。与此同时,他却依然无法察觉到鸟嘴学者胡汉山,实际上就是最早和他大批买进期铜,并以开证在境外套取了大量美金的琉球群岛投资银行家王勇。而在他初识王勇之际,王勇还是国内大型国企先后派驻香港和新加坡的商务代表。

在法警专注的目光下,他表情怪异,十分吃力地思考着胡汉山这个外地人,缘何会对早已无人居住的辛店老屋区产生如此浓烈的情趣。他在互不连贯的遐想之间,突然发现胡汉山辛店文化保护区的开发,实际上正好完整地实现了他多年以来的夙愿。他漂泊在外,一直想为辛店建一个见证历史的博物馆。城市在边缘化,不知几时,辛店河就要成为城市公寓,再也没有了。他想的是,要让他的子孙后代记得辛店河。

他没有想到,在辛店河的怀抱里,竟然是由一个没有母地的外乡人胡汉山,而不是他,营造了永远属于辛店的文化世界。辛店文化保护区。即将告别人间的川大欣慰地觉得,在胡汉山营造的那个世界里,将永恒地萦绕着一种紫铜敲击的悠扬回声。即便辛店的人离它而去,那种声音也会时隐时现地回荡在每一个天外游子的心间。

从辛店连夜回到家里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他进了家门才后悔起来。

他听见建华鼾声如雷,而且高低起伏,错落有致。他轻声地放下了包,准备在沙发上睡到天亮。但是他一躺下,建华的鼾声就停了。他一转身,吓了一跳,建华就站在他面前。不暗不亮当中,建华披头散发的样子吓得死

人。他说半夜三更，你想吓死人啊。建华把一张纸往他身上一扔，就往卫生间走去，快进门的时候，她身子一歪，人在门框上撞了一下。“赵部长的电话，他叫你打电话给他。”川大一听，吓得人从沙发上直了起来，他连爬带滚追到建华面前，“什么时候打来的，你说了什么？”建华在坐便器上，眼睛都没有抬：“我说个屁，我说你出去洗桑拿了。”川大顿时舒了一口气，人随之靠在了门框上。但是他马上又紧张起来。他看见建华园睁了眼睛盯住他，眼睛周围是一圈墨黑，像一对熊猫眼。他连声说道：“没什么事，我知道了。”

赵部长突然来电与陆处长有什么关系呢？会不会是露出了什么风声，引起了赵部长的什么怀疑呢？川大在忐忑中度过了不安的一天。但是奇怪的是，那天赵部长也没有再打电话过来。直到天又黑了也没有打过来。他也没有打过去。他打什么打呢？主动打是脑子出了问题。他想好了，万一赵部长打电话来，他就说建华记错了电话号码，他无法回他的电话。

二

行情的演绎十分富有戏剧性。从辛店回来后，国际市场就停止下跌，开始了反弹。美国人要发动战争的风声四起。但是前期抛盘太大，库存也不支持大级别的反弹。行情进入胶着阶段。受此影响，国内行情也停止了下跌，川大帐上的资金也有了好转。中国的市场刚刚起步，完全是国际市场的一个影子。同涨同跌。但那一次国内的反应比较剧烈，随着反弹的演绎，价格已渐渐回到19000的关口。许多人欣喜起来，开始以为行情要出现反转了。尽管帐上的资金不再让他发愁，但川大发现自己希望见到陆处长的心情正日甚一日。

他想是自己可能是想抓紧资金松动的当口，去见一见陆处长。可是，自己要去见陆处长做什么呢？

时间一天天过去，现在算起来，陆处长到辛店也该有半个月之多了。

陆处长先是被吊销了出国护照，然后突然消失在了人们的视线里。陆处长被通缉后不期而至，让川大最终感到了心事重重。本来他对陆处长在辛店老屋还感到很放心，但到后来，随着时日的推移，缉捕陆处长的风声不免紧了起来。他开始日复一日地担心，陆处长突然会从辛店老屋消失。

陆处长和他交往得太深，在他和陆处长公司的往来帐上，至今还有只有他们知道两个人的几千万应付款。相对于陆处长被抓或者下落不明，他更希望陆处长一直受到他的庇护。这次做期铜，自己按照陆处长的提示，已经砸进去了上亿资金，全部做的多头。陆处长失踪后，浮动亏损一直徘徊在百分之十左右，要不是他紧急调度资追加保证金，头寸就保不住了。下一步如果行情还要延续，资金会是最大的问题。如果这个时候陆处长被捕交代，要他再拿几千万来还陆处长公司的帐，他可就死定了。尽管现在行情有了松动，但他深知，行情这东西就像黄霉天的雨，说来就来，说走就走，随时会出现反复。

于是，那欠了陆处长公司的几千万，成了他的心事。到最后，他甚至日

夜思念起陆处长来。以至于他想,可能只有终日陪伴着陆处长,才能消除自己这种难以克制的焦虑。

这些日子里,他的妻子建华反复提出了要移交公司的财务。建华本来就不是公司的财务,她是在陈梅贞的事情后才来管财务的。但是让她管也只是一个幌子,川大对陈梅贞说建华要来管帐,陈梅贞就不好说什么了。再泼辣无赖也没有办法了。人家是正宗的,野路货总放不上台面。

现在建华要移交公司的财务,川大并不去深究其中的原因。他那时候并不知道建华已经下了决心要出家当尼姑。他一再要建华不要声张,等他找到合适的人来接替她。实际上,在把财权要不要再交回给陈梅贞的问题上,这些日子他又开始了犹豫。但是渐渐地,不能再让陈梅贞染指的念头占了上风。最后,他终于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这个人就是建华的表弟志锦。志锦还是建华的亲戚,建华把财务移交给他也会很放心。

最重要的,是志锦一过来就立了功。

由于担心那笔欠了陆处长公司几千万的款,川大有时候在半夜三更会惊醒过来。他像一条鱼一样跃水而出,把建华吓了一跳。她太胖了,连说话的声音也有些含混不清。“你又不欠人家的钱,做什么半夜里还人不人鬼不鬼的。”

“我在担心陆处长。”他在黑暗中说道。

他想自己说过这话就算了。他不知道建华在移交帐册的时候会把他的话告诉志锦。那天早上,志锦捧着帐来找他,对他直截了当地说道:“我们并不欠陆处长的钱。”

川大愣住了,他想志锦怎么就知道了他在想陆处长帐的事的呢?就算是建华说了什么,但他也从来没有告诉过她有关陆处长公司帐的事啊?难道志锦有什么先知先觉吗?他奇怪地看着志锦。就在那一刻,他第一次看见了志锦的指头上闪现而出的金色光芒。从而确认了志锦有先知先觉的想法。

志锦捧着帐,认真地对他说,“只要和陆处长一对帐就清楚了。或者让他签一个字,确认一下,这些都是期货的帐。我们在现货上确实欠了一些帐,但是期货上的联营,用的都是我们的保证金。他们分了那么多钱,说什么我们也不欠他们的帐了。”

志锦的话让他惊喜交加。他反复责问自己,为什么不早点解决找陆处长签字的问题。即使前些天在辛店,看见陆处长都来得及啊。现在陆处长成了通缉犯,随时会被捕入狱,再找他签字,越晚风险越大啊。

这时候志锦又说道:“这些帐都是陈梅贞经手的,最好还是让她去对帐。”

川大没有吭声,他的思绪再次回到了陆处长身上。对帐的念头让他犹豫不决,日思夜想。半夜里依然不时会惊醒过来。

在追捕陆处长风声很紧的日子里,在川大的心目中,陆处长成了一只鸟。他说不清陆处长是一种什么样的鸟。但在一个空寂的雨夜,他在一本画报上看见了一组鸟的照片。他忽然就想到了陆处长。陆处长肯定就是那

种不死鸟。

他在照片上看见的那种鸟名为不死鸟。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种鸟被印地安人的带毒长箭穿心而过后，依然旁若无人地在一片绿洲上翩然独行。陆处长教会了他做期货，期货充满了荆棘和刺激，那种弥漫在生死和阴阳两界的迷雾彻底改变和渗透了他先前单薄的人生。每一场激战前后，他都会想起陆处长，然后心潮起伏，像有一群鸟在强有力地撞击他的心腔。这时候他觉得，自己也和陆处长一样，正身怀着一支毒箭，即便已经独自一人，也依然昂首阔步。

陆处长应该是只黑色的不死鸟，一只眼睛异常犀利的黑鸟。但是在他的梦里，黑鸟却变成了家乡辛店的一只断翅蝙蝠，在一阵没有出处的火光中被烧光了毛，一头栽地，袭地而死。这是 he 去找陈梅贞之前的最后一个梦。在梦里，他竟然见到陆处长变成了一只没有了翅膀的辛店蝙蝠。他从梦中惊醒，深感这是一种不祥之兆。

川大浑身精湿地从床上惊坐而起。他听见客厅里的自鸣钟敲了三下。那时候，同睡一床的建华正从被头缝里透过黑暗斜视着他的一举一动，他却对此一无所知。

“要去见见陆处长。”川大在黑暗中揩着汗水说道。他惊异地发现他说这话的时候却没有声音。他看见许多小金星从他的喉咙口鱼贯而出，在他的床前欢天喜地地围成了一列。然后在它们中间忽刺刺地长出了一串鲜活的家乡猪草——水花生来。他惊喜交加而又不无疑惑地弯下腰去，试着用手指头去触摸它们。但这时候它们就像一串被踩破的气球似的在他面前发出了接二连三的脆响，然后依此跌落在地，现出了一群死蝙蝠的模样。他浑身过电般地一阵痉挛。有关死蝙蝠的场景，实际上将和他在辛店铜厂开工之际看见的景象如出一辙。他轻叹了一口气，心想着陆处长如果还是一只鸟的话是不会死的。即便是死，陆处长的形状也会成为与鸟不同的蝙蝠。但蝙蝠不是鸟，因而作为鸟的陆处长是不会死的。

此刻，建华已经欠起了身子，川大依然无法察觉到她正将一对下垂的乳房落在他的背皮上，开始了轻微得让人难以察觉的摩挲。同时，她的视线正被她先天斜兀的眼睛扭曲着，匪夷所思地越过了他的头顶，企图从另一个角度，弯曲着去注视他貌似无所事事时似是而非的表情。

川大要在天完全放亮之后才能走出门去。天不亮的时候，他会听到一种声音。那种来自童年辛店河的声音像一根萝卜，在他身后被一把无形的刀不断地切动着，咔嚓咔嚓，使他从小就浸在冰河中的双腿关节疼痛难忍。疼痛牵动到他的后脑，让他痛不欲生。

川大那天早上对建华没有给他烧粥的景象记忆犹新。他惊异地看见她站在屋角，身上发着幽幽的绿光，这让他恍惚中以为自己回到了30年前的家乡辛店，看见地主婆尤老瘪正站在辛店老屋灶台前的情景。但是他唯独没有意识到，他的妻子建华在那时候前往尼姑庵的去意已决。

天亮时的光芒号角一样催唤着他走向辛店。他要叫陈梅贞去和陆处长对帐。川大走出门去，在物贸大厦的宾馆里，他去敲陈梅贞的房门。但是，

他的手在举起和下落的过程中变得渐渐缓慢，最后定格在了空中。

陈梅贞的房门是虚掩的。那扇门在昏暗的走廊里显出了刚才还有人出入的暧昧景象，门的缝隙里隐约地飘闪出令人疑惑不已的鱼腥味。仿佛是有一个人预知了他的到来，才刚刚匆忙离去，而出门之际衣衫凌乱；甚至慌张得没有来得及系紧鞋带。于是，川大在瞬间惨淡的困惑中第一次预感到了陈梅贞的死期。他痛苦的念头一闪而过：她将像酷暑中的老鼠那样，最终将衣不裹体地毙命于此。川大有时觉得自己的预感能力忽强忽弱，而在陈梅贞结局的判断上却清晰无比，就像当年之于对自己父亲被残杀的结局。

陈梅贞衣冠整肃，端坐在房间里。这种景象让悄然进来的川大惊叹不已。陈梅贞像是在此等待川大已经多时。窗帘半拉半开，在半明半暗的房间里，川大已闻到了陈梅贞身上数月之后，将在那次著名的牛市行情发动前夕飘散出来的腐浊尸臭。川大疑虑重重地看着陈梅贞。陈梅贞佩戴着漂亮的梅花头饰，在朝阳隐隐的闪映下，像一只见光后萎琐不堪的蝙蝠，更像一滩干僵后状如鸡屎的黑色血迹，在她头顶的发际飘摇无定，颤动不已。

陈梅贞眼神忧郁，廓大的黑眼圈喷吐着对川大由来已久的哀怨，直至显出了不屑一顾的神情。这让川大顿时爱意横生，在浑身涌出了一如既往的爱怜之情。他就是舍不得陈梅贞这副样子。

在那次可有可无的招聘活动中，陈梅贞在他的山盟海誓中舍弃了恋爱多年的男朋友。她不顾川大浑身无法除尽的土腥味，投身在了川大和他巨大的钱堆里。但是川大至今无法让她得到承诺给她的名份。他让她住在宾馆里，为他坚守她的身体和他的财富。可是最终陈梅贞还是从最初的巨大欢悦中清醒了过来。之后似乎是为了对一种过失的补偿，川大甚至把所有的印签都交给了陈梅贞。他交给陈梅贞印把子的时候，陈梅贞富有骨感的身体起伏了好久，随即她的鹅蛋脸上飘出了腥红的红晕。

印把子那时候在她手里更像一根被腌过的萝卜根须，显得衰老而漂浮不定，充满了岁月的沧桑。这样一来，以后只要陈梅贞愿意，便可以随时开具支票，调度川大帐上所有的资金。但陈梅贞并没有因此感激川大，反而把这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因而在过分的自信中，完全忽略了川大很快对此的后悔不已。

在失去控制财富的那些日子里，川大的心间犹如布满了独眼的蜘蛛。那些蜘蛛从辛店河出来，经过了数百年的跋涉来到他的心间，已经老得连眼睛都快瞎掉了。但是它们并没有瞎掉，仿佛只要他不收回财务权，就永远也不会闭上已经只剩下一条细缝的孤眼。它们挤在他的心间，让他在那些日子里透不过气来。

于是他下决心收回财务权。但他又不能收回全部印鉴。他在一次去工商局年检的时候，他留下了一枚他的私章。这样陈梅贞写出去的每一张支票就又要他的签章了。他注意到那一刹那，陈梅贞对他的最初哀怨，是伴随着她双眼闪出了嫩红之色而生的。她的哀怨像夏夜里空中盘旋的蝙蝠的叫，让川大心悸和无奈，他有一种做了小偷被当众拿住的感觉。

实际上，从陈梅贞举手抬足之间，川大察觉到她水性杨花的秉性已经由